

阿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

小说卷

阿克拜尔·米吉提 著

AIKEBAIERMIJITI
ZUOPINJI
XIAOSHUOJUAN

民族出版社

艾
克
拜
尔
·
米
吉
提
作
品
集

小说卷

艾克拜尔·米吉提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品集. 小说卷/艾克拜尔·米吉提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

ISBN 978-7-105-10331-7

I. 艾… II. 艾…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501 号

责任编辑:古丽巴哈尔·毛拉

封面设计:孟龙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420 千字

印 张:16.125

定 价:32.00 元

ISBN 978-7-105-10331-7/I·2078 (汉 61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010-64212794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明倫先生
一九五二年四月
一〇二二一四
徐公

目 录

走动的石人	/1
蓝鸽，蓝鸽	/10
金色的秋叶	/33
发生在博物馆里的故事	/52
雪崩	/56
晚霞	/62
歌唱家和她的歌声	/66
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	/71
绿茵茵的草坪	/95
九十九张牛皮堵住的风口	/101
茹姆柯拜轶事	/110
冰雕	/125
红牛犊	/129
鹿迹	/143
灰色的新楼群	/151
麻雀	/168
渡鸦	/170



鸽子	/172
古洞	/175
归途	/189
阿瓦罕	/196
山的儿子	/202
晚祷	/206
邂逅	/209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212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229
权衡	/250
哈力的故事	/255
雄心勃勃	/266
发现	/283
我的两个学生	/288
遗恨	/300
瘸腿野马	/314
木筏	/325
角度——目标	/331
车祸	/333
在哨所后面	/356
燕子	/363
在草原的闭闭雨夜里	/369
哈司令、阿尔申别克和他母亲	/380
天鹅	/391
静谧的小院	/397
第二十九任队长	/410
迁墓人	/433

履历表上的某一栏

/438

披着羚羊皮的人

/442

潜 流

/451

郁金香

/457





走动的石人

巩乃斯河是条死水，你看不出它在流动。夏甫柯河却桀骜不驯，似乎随时都会改道冲上某一座山顶。

在夏甫柯河上游两条山溪汇流处，伫立着一位千古石人，默默地注视着河水流动。

石人距河岸只有一米五左右……

耶斯姆别克迄今惊魂未定。不要说在夜里，就是在白天里睁着眼睛，那日的梦境依然历历在目，令他不由得一阵阵毛骨悚然。

他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恐怖的梦。感谢那夜透心而出的冷汗及时将他从梦境中催醒，使他得以摆脱那种让人窒息的折磨。他原以为自己一定是死过去了，噩梦醒来，竟意外地发现自己还在阳世上活着，便再也不敢合眼，悄悄守到了天亮。

不幸的是，耶斯姆别克接连几天被同样的梦魇所煎熬。那梦境中每一件事，每一景物，甚至就连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一如当初，反复出现。这一点尤其让他魂飞魄散。不出几日，他便落得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来，整日价无精打采的，神不守舍。

只是他独自恪守着这个难言的隐秘，就连对妻子也不曾吐露。

那天清晨，耶斯姆别克照例牵着坐骑去饮水。他神情恍惚地抽出院门栅栏的横木，顺手一丢，横木那端似乎碰着了什么，这一头在落地的当儿反弹了一下，磕在了他的小腿上。骤然袭来的疼痛使他眼前一亮，便看见了那个伫立在院门边上的石人。横木的一端此刻正歪搭在它的头上，石人那双凸出的眼睛一眨也不眨，死死地盯着自己。耶斯姆别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差点喊出声来。他只是来得及翻身跃上马背，蹣骑着仓惶逃向河边，消失在那片密密的水柳丛里……

这里人常为这条河水骄傲，他们说，你把夏甫柯河水引向哪里，它便径直流向哪里。这不，两条湍急的溪流从两侧的山谷泻下，在他们小小的村落前汇在一起，融成了这条夏甫柯河，便滔滔地出山而去。

那时候，石人面朝河水立在那座山坡上，它那双大耳吊着一副几近齐肩的石坠，永远悉心谛听着河水的喧哗。谁也说不清它在那里究竟伫立了多少年月。不过，村上的老人都说，还在他们祖上在世时，便听说这尊石人很早很早以前就立在那面山坡上了……

正是草原上打草季节。耶斯姆别克和所有牧人一样，这些天来起早摸黑打贮冬草。他家承包的草场在岔沟上游的一面坡上。可以说他在全村第一个结束了这年的打草活计——刚刚把最后一车干草码上草垛时，他不知怎么忽然来了兴致，停下马车攀到了石人身旁。

此刻，柔和的夕阳投在石人身上，给它平添了几许生机，竟显得那般的动人。只是它的目光像一个谜，令他难以揣度——那石人似乎永远都在专注地审视着满目的空寂山谷，又仿佛是在凝神远眺，时时欲从那遥远的天地接壤处窥见悄然逝

去的漫漫岁月的隐秘所在。耶斯姆别克索性拨开几块虔诚者献来的阵年布条，在石人近旁侧卧下来，一只胳膊支起上身，举目望了望那一轮看看就要接近河谷西岸层层山峦的太阳，便与石人一道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氛围中。

一种空前的陌生感惶惶袭上耶斯姆别克的心头。他蓦地明白过来，虽说自己在这条山谷里生，在这条山谷里长，原来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近这位石人一瞻雄姿。有时候日子竟会过得如此疏忽。他不觉笑笑。

石人依旧凝视着迷一样的远方。

两匹挽马拉着大概属于这片土地的最后一辆槽子车向前走。耶斯姆别克这才发现，刚才自己停车的地方草势委实不好，前面有一片油嫩的绿草无可阻遏地吸引了它们。不过，不远处便是被河水吃进的陡岸直逼车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他吆喝了一声。

叮当悦耳的车轮声戛然而止。他的挽马是驯顺的。他挺满意。

然而，他再也不能多呆了。他起身依依地望了一眼石人，石人的目光似乎转向了自己。他禁不住走过去拍了拍石人的肩膀。他忽然感动起来，便当即将石人顺势滚下山坡，抱上了自己的马车……

坐骑已经饮足了水，若有所思地举目望着对岸不住点颌。耶斯姆别克这才些许定下神来，不过他依旧狐疑地眺望着那座石人驻足过的山坡——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几位骑马的妇人好像远道而来，正在那里寻觅石人的踪迹……

在离他不远的河流上游，一群内地民工正在修桥（原来的桥被洪水冲走），那传来的阵阵号子声打搅了他。他不明白，这些人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哇哇喊叫。在他听来，他们的喊叫声

甚至盖过了河水的喧嚣。

耶斯姆别克怀着一股莫名的愠怒离开了河边。他牵着坐骑钻出水柳丛，不时地回首望一望那边的山坡，一边向家走去。那几个女人开始在石人曾经驻足过的地方挂起她们带来的彩条。然而，他总觉得自己正一步步地重新迈进那个可怕而又熟悉的梦境中去。

“干啥？子吆？！”

那位被他抓住胳膊的民工惊恐地望着他，一头蓬发耷着，极力想挣脱出去。

耶斯姆别克并不松手，他用另一只手比划着，用生硬的汉语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嘛……借（这）个地胖（方）……赖（来）……”

另一个满头蓬发的小个子朝他走来。看来这位就是工头了，耶斯姆别克认定。不过他委实没有听懂说了些什么。耶斯姆别克由此断定，天底下最难听懂的大概就要数四川话了。本地那些汉人，他多少还是能够对付几句的。

他索性把这位工头拉向自己槽子车旁，指指躺在车上的石人。

“借（这）个嘛……那个地胖（方）……搁哈（下）……”

工头借助他的手势，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

“要得……”

工头爽快地应了一声，唤来几位民工，将石人抬下马车。

正在这时，一位进山去的白须长者从对岸涉过河来，制止了他们。

“喂，你这是在干什么。”

耶斯姆别克打量着这位长者的白毡帽——那做工的确是精致极了，两缕黑色的顶穗，黑丝绒的镶边，一定是出自哪位巧

妇之手——戴在这位陌路长者头上竟是那样的神气。

“我想让他们把它垫到桥基下去。”

“我说，你究竟是哪里的哈萨克？”长者问。

“生来就在这条沟里，喏，我家就住那儿。”

耶斯姆别克朝自家那边扬了扬下巴。

“那我操你个七代祖宗。”长者说。

“您别发火，它总让我做恶梦，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他终于忍不住道出了压在心底的隐秘。

“告诉你吧，这可是一位千古圣人。是它护佑着我们这方人畜山川的安宁，快给我送回原处去！”

“可它总让我做恶梦。”耶斯姆别克嘟哝道。

“它是有灵的，你即便把它垫进桥基，它也照样会夜夜入梦让你睡不安稳，还是趁早送回原处去。”长者说罢，策马而去。

耶斯姆别克怔怔地目送着长者远去的背影，直到终于从眼际消逝。

工头领着民工早已忙他们自己的活计去了。

耶斯姆别克望了望那座石人曾经驻足的山坡，眼下看上去又高又陡，再说那天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抱上车的，他不免有些犹豫，看来自己无法再把石人送回原处了。

他顺势将石人滚下河岸。那石人先是横滚下去，后来碰着一块顽石便竖栽起来，看看就要栽进河水，却复又碰上了一株孤零零远离丛林的水柳，神奇地站立起来。

耶斯姆别克当下双膝发软。他本能地掏出妻子为他钩织了花边的绿绸手绢，战战兢兢地走下河岸，十分敬畏地将那绿绸手绢扎在了石人倚靠的那株水柳枝上。

又是一个明媚的夏天。

两辆北京吉普车戛然停在了河边。这是自治区和外地三家联合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到来了。他们一路风尘已经在这个县境跑了好几天。

“瞧，这就是夏甫柯河水，你把它引向哪里，它便会流向哪里。巩乃斯河却是条死水，你看不出它在流动。”

那位权当向导在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不无骄傲地说。他也出生在这条河边。从这位精明的万事通嘴里，普查队的人已经熟谙耶斯姆别克和他们行将考察的石人的那段趣事。

他们一个个下了车，乡村的简易公路在这里断了——河面上有两座冲毁的桥址，其中一座看上去还挺新。

“瞧，石人就在那棵水柳背面。”向导说。

“我们怎么过去好呢。”普查队的负责人看了看手表。对岸那棵远离丛林的水柳枝上，挂满了各色彩条。

“请放心，会有办法，我们这就过去。”

向导朝对岸小村边上的一位骑手招了招手，不一会儿，那骑手便从对岸涉过河来。

“这不，咱们可以轮流骑着这四马过去再过来。”

向导快活地眨动着浅蓝色的眼睛。他和那位骑手满熟。

普查队负责人不住地看着手表。他并不怀疑这位哈萨克骑手会将他的全队人马送河去，何况向导还是他的熟人。可他正在精确地计算着所剩时间，以便充分利用每一秒钟。

他只派两名年轻队员过河去了，一个搞摄影，一个搞现场记录，他叮嘱他们要尽快返回。其他人员原地等待。

“那位把石人搬回家里的老乡在吗？”普查队里的一位专家向留下来的骑手问道。

“孔所长是在问那个耶斯姆别克。”向导爽快地补充道。

“他今早进山去了。”骑手说。

“唔，真不巧。”

两位年轻队员紧紧地贴在马背上涉过河去。尽管他们竭力蜷起双腿，两人的鞋还是被打湿了，而且裤脚一直湿到了膝盖。他们原以为那个蓝眼睛向导是在吹牛——这条河也不怎么大，现在看来的确不能小瞧。

不过他们干得挺麻利的。不一会儿就把石人身上的各个部位详加测量，做了记录，从不同角度拍了照，最后又把那棵挂满七彩布条的水柳作为背景，拍了一组全景照，并量了量石人与河水的真正距离，只有一米五左右……

一位老妇带着一位年轻妇女——看上去像是婆媳俩——在他们近旁下了马，用深怀敌意的目光看着他们的举动。确切地说，是在等待他们及早离开。

孔所长在河这边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可观角度，终于在方才停车点的上方站到一块卧牛石上去了。他隔岸从镜头里窥视着那尊在水柳背面隐约可见的石人侧影。

“其实，这石人亦称杀人石，是古代突厥人把被他们杀死的敌人雕像立在墓旁——突厥人认为，这样那些被杀者来世还要侍奉他们。”孔所长对身后的来说。

普查队负责人的眼睛陡然瞪大了。应当说，这是他闻所未闻的一段史趣。

孔所长依旧从镜头里审视着对岸的石人，不断地调整焦距。现在图像更清晰了。

“后来蒙古人崛起时，又将这些杀人石的头一概砍掉。他们相信，倘不如此，太古人类的肖像会给现存人类带来不幸。”

“可是……这个石人的头……”普查队负责人一时难以掩饰他的困惑。



“这是一个谜——一个有趣的例外，所以需要将它谜底揭开。”

孔所长接连按动快门。他索性连同那两位年轻普查队员的工作场景，以及在一旁牵马怒目守候的妇人也拍了下来。

.....

一切结束得都很顺利。他们甚至来不及向那位骑手进一步打问清楚石人原来驻足的那面山坡的地貌。眼下，两辆吉普车与滔滔的夏甫柯河水并驾齐驱，向山口匆匆驶去。

向导又在兴致勃勃地说着什么，普查队负责人全然没有听进去，他只是轻松地吐了口气：

“孔所长，我们盼着早日拜读您关于天山石人的大作呢。不过，下次您来，我们再也不会让您乘坐这种破车受委屈了。”

“哪里，哪里。”孔所长浅浅地一笑。

车内顿时漾起一种无形的喜悦。

此时，在遥远的敦煌，由40辆三菱巡洋舰组成的中日联合楼兰遗址考查团已经如期出发，16号将抵达楼兰。孔所长正是这个中日联合考查团的成员。他无论如何要赶去参加这个团的活动——明天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早已定好。根据签约，联合考查团的活动一旦结束，这40辆车就无偿送给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孔所长已答应，一定为这个普查队搞一辆巡洋舰来，将来就归州文管所使用。

汽车驶出山口的时候，普查队负责人看了看表，正好上午11点。只要一切顺利，下午5点之前准时可以赶到伊宁。他昨天就已打去电话，在伊犁饭店订了一桌酒席，要为孔所长一行饯行……

默默地注视着河水流动。

石人距河岸只一米五左右……

1989 年 12 月



蓝鸽，蓝鸽

一九六×年，夏

“喂，走呀，咱们到伊犁河边，看看咱们那块领地去。”

“我怕妈妈知道了又会……”

“嗨，就你有妈妈！”

“就你妈爱管！”

好厉害的小女孩。他有点动摇了。

“可我这弟弟怎么办？”

“把他送回家去。”那小女孩不假思索地说。

“可是，把他送回家，妈妈就不会让我出门了……”

“真是，这有什么难的，把他也带上。”

“他会走不动的。”他发愁了。

“走，咱们几个轮流背！”

你真行，小女孩……

哦哦，你就是伊犁河？我怎么不认识你？你的胸膛怎么会这样的宽阔？你的水波怎么会这样的浩淼？……

一群小朋友欢呼着奔下高高的陡岸，犹如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扑向了伊犁河。在褐色的陡岸上，一霎时竟扬起了一